

“我不算英雄,真正的英雄永远留在了朝鲜”

——访太康县抗美援朝参战老兵黄秀文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薛召升 文/图

人物档案:

黄秀文,男,1929年3月出生于开封市杞县西十里铺村,1951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120师360团,同年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大德山防御战中荣立三等功一次,获得“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奖章各一枚,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评为步兵“优秀射手”“一专多能手”。1963年5月转业到太康县常营乡供销社,后因工作需要调到高贤乡上班,直至退休。



黄秀文

在太康县人民广场内,该县文化艺术志愿者身着志愿军军服在广场整装列队,唱起嘹亮的志愿军战歌。

此刻,在距此2公里外的太康县棉麻公司家属院内,抗美援朝三等功臣、现年91岁的黄秀文静静地躺在床上。虽然听不见广场上的战歌,但那些铿锵有力的旋律,他再熟悉不过。对于他来说,每一首战歌,都代表着一段气壮山河的往事。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10月19日,记者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到太康县棉麻公司家属院拜访抗美援朝参战老兵黄秀文。

响应国家号召入朝作战

黄秀文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水东”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开封市杞县西十里铺村。他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对共产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役激战正酣,当年20出头的黄秀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黄秀文说:“因为战争紧迫,我和其他新战士坐火车直接到辽宁沈阳军部,被编入第40军120师360团后,在沈阳休整了大概一个礼拜,然后就渡过鸭绿江到了朝鲜。中央当时的指示是,将我们河南来的志愿军新战士直接派往前线,这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前线的有力补充。”

“当年过鸭绿江的时候,我们就没想过回来,每个过江的战士都抱着用生命保卫新中国的决心。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很简单,就是活着就干、死了就算,从来没怕过。”黄秀文说。

据黄秀文回忆,他所在部队刚进入朝鲜,就直接向大德山进发。当时,朝鲜大地到处都是残垣断壁,道路坑坑洼洼,路两旁弹坑一个连着一个,见不到几个百姓,处处田荒地败。他们没走多远,敌人一二十架飞机

就向他们飞来,不停投掷照明弹和炸弹。部队领导立即让他们下车防御。火车继续前进,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他们又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下车时,有的战士将随身带的被子、棉大衣、干粮等物品落在火车上了。天亮后,敌人的飞机活动更频繁,数量也更多了。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战士们只能选择夜间行军,当时除了敌军的敌机和炮火,最大的困难就是大部分吃的东西落在火车上了。因此,他们都忍着饥饿,经过两三天才赶到老部队所在地。

老部队当时伤亡过大,一个连队仅剩一二十人。那时老部队还分一、二、三线,一线主要任务是打仗,二线主要任务是支援一线,三线主要是训练。他们新去的战士都被分到了三线。之后,黄秀文先学习使用无后坐力炮,后又学习使用重机枪。因训练刻苦,没过多久他就被送到一线。

当时,40军的任务是在板门店东北方一侧的大德山高地进行防御。而敌我双方的形势是对谁有利,谁就主动打。身为重机枪手的黄秀文主要任务是以重火力掩护步兵冲锋,以火力点压制敌人的火力点。黄秀文说:“当时,我们要把敌人压制住,敌人就抬不起头来,不把敌人压住,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冒险深入敌人阵地抢武器

“有一次换防,我们刚到新阵地,枪还没有架好,敌人像疯了一样地向我方阵地倾泻炮弹。经过一番猛烈轰炸,排长、副班长及班内几名战友被炸死,班长负伤,班里的枪也都被炸坏。”黄秀文老人回忆说。

没有武器,仗怎么打?望着对面的美军阵地,黄秀文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敌军阵地抢武器。当时,他们和敌人的阵地就隔一个山沟,直线距离也就1公里左右。他白天侦查敌方轻机枪、重机枪的具体位置,到了晚上,他带领班里2名战友摸到敌人放置轻机枪、重机枪的地方。他们发现敌人的轻机枪、重机枪在那架着,扳机用绳绑着,人却在后面坑道里面时不时拉拉线绳,轻机枪、重机枪就响一阵,子弹打完再装子弹。他们在那趴了1个多小时,掌握了规律,就爬过去把绳子剪断,顺着线绳摸到了敌人所在的坑道。之后,他们用刺刀将敌人全部刺死,并将机枪和子弹一窝端了回来。

聊到这,记者问黄秀文,当时敌我装备是不是差距很大?“别看美军装备精良,其实,他们正如毛主席说的,美帝就是纸老虎。那时候,比装备我们不行,我们就依靠缴获的武

器和弹药。我们之所以能战胜敌人,靠的不是装备,是精神!”黄秀文信心满满地说。

战场上七天七夜未合眼

黄秀文介绍,1952年8月,我120师在朝鲜板门店地区西北方向“三八线”上一条公路的南侧,扼守大德山和双尖山两座高山,敌人多次进攻均未能得逞。对峙中,敌人为了打击我前沿阵地,封锁我后方补给运输线,每天都要部署两架“炮兵校正机”,在我前沿阵地中、低空飞行,严密监视我前沿阵地的活动。敌人的观察镜高达60倍,发现我步兵有活动的迹象,便立即指挥部署前沿的坦克向我阵地炮击。

有一天晚上,美军密密麻麻的炮火向我方倾泻,整个阵地上敌我炮火交错,到处是爆炸的火光、升起的尘雾。美军当时的战术是以排为组,集合在一块往上冲,而我军却将班按“三三制”分成几个组。我方士兵一梭子弹打出去,可以撂倒好几个敌人。我方士兵三人一组,可以占领更多阵地,可以避免大的损失。在短兵相接的争夺战中,一会儿是敌攻我守,一会儿又是我攻敌守。

被打得恼羞成怒的美军,天一亮就在飞机、坦克和大炮掩护下,进行疯狂反扑。但阵地在我军手中岿然不动,美军以留下多具尸体而告败。

黄秀文说:“那场战斗中,几个人给我供子弹,把枪管打得起热了,就换另一个枪管。当时,我所在的战斗班有十多个个人,所有人一门心思都放在打仗上。”

就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右手指被子弹击破,血流不止。他用急救包简单处理一下后,又投入到战斗中。这场恶战持续了七天七夜,敌军付出惨重代价也没有把阵地夺回去。战役结束后,他受到上级嘉奖,荣立三等功。

凯旋后隐藏功名

在抗美援朝停战谈判期间,虽然没有正面交战,但仍然危机四伏,敌机一直在空中侦察。白天,我军能

看到“三八线”对面敌人持枪执勤,同样,敌人也看得到我们这边。一旦谈判不成功,双方随时就能打起来。

黄秀文说,有一次上级让120师换防,夜间往回撤一二十公里,可是他们刚到集结地点,又返了回来,因为敌人又反悔了。双方又开始打,然后再谈判。就这样打了停、停了打,直到1953年7月,整个战线才鸦雀无声。

根据组织安排,黄秀文随部队在停战的第二天早晨回国。当时,他坐着绿皮火车回到祖国。下火车时,他看到火车两边人山人海,迎接志愿军凯旋。这一幕,让黄秀文激动地流下眼泪,因为他都没想到能活着回来。

回国后,黄秀文在40军120师360团继续服役,后因训练成绩突出,1956年2月被提干,接着相继又被评为步兵“优秀射手”“一专多能手”。1963年5月,黄秀文转业到太康县常营乡供销社,后调到高贤乡工作,直至退休。回乡后,黄秀文对自己获得的荣誉隐瞒不宣。

“我不算英雄,真正的英雄永远留在了朝鲜”

当听说要给他拍照留念时,黄秀文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军功章、荣誉证书,一一展示给我们看。这些经历过硝烟的“宝贝”,令人产生一种对英雄的崇敬。

这些“宝贝”黄秀文保存得相当完好,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字迹依然清晰。

当我们称黄秀文是英雄时,他说:“我不算英雄,真正的英雄永远留在了朝鲜。”说完这句话,老人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黄秀文说:“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分外自豪!可每当回忆起在朝鲜战场上浴血鏖战的烽火岁月,想到牺牲的战友时,我总会抑制不住流泪!”他的女儿黄永梅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黄秀文一遍遍低声说:“战友们,安息吧,亲人等你们归来……”②9

